

19.18

罗定文史

第十二辑

资料室



罗定县政协文史组编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目 录

蔡廷锴麾下三部将简史

——记沈光汉、区寿年、谭启秀三将军…李以勖 (1)

回忆蔡廷锴晚年生活片断……………黄业麒 (5)

周恩来同志给蔡廷锴的一封信 (转载) …… (14)

忆潘宗英先生……………区映寰 (15)

忆念纯纲……………潘焱荣 (20)

回忆往事……………谭恩衍口述 黄竞钧记录整理 (27)

黄增弢 (元白) 历史辑要……………黄竞钧 (33)

凌十八义军在罗镜战斗纪事……………陈英林 (38)

文理学院之迁罗及其所培养罗定籍之学生……王宁生 (61)

一九四九年前罗定图书馆和图书发行略述……陈大远 (67)

罗定县工商业联合会简史……………崔 民 (76)

蔡廷锴麾下三部将简史

——记沈光汉、区寿年、谭启秀三将军

李以勳

蔡廷锴将军所率领的十九路军，有三位中将师长，系广东罗定县人，均勇敢善战，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战争中立有殊勋，获有国民党政府颁发过青天白日勋章。这三位将军也是我的老上级。我任蔡廷锴军长的参谋之前，曾任过沈光汉的六十师三五八团第三营上尉营附，任过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四六八团的少校团附，任过六十师二四〇团团附谭启秀部的第六连中尉政训员及副连长。1940——1942年我在重庆陆军大学特五期肄业与区寿年同过学。上述三位将军均待我颇厚，共过患难。兹将蔡将军麾下这三位部将的历史追忆如下，以表追祀之意！

一、沈光汉中将

沈光汉，字无畏，广东罗定县人。早年曾入粤军第一师军官补习训练班受训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由蔡廷锴推荐，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（团长蒋光鼐）第三营（营长黄质胜）上尉营附。十六年（1927）秋任第十师二十八团代理团长。十八年（1929）三月，任广东编遣区独立第二旅（旅长蔡廷锴）上校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（该团系原第十师二十八团改编）。是年秋，任第六十师（由独二旅

扩建的)一一九旅少将旅长。十九年(1930)升十九路军六十师(师长蔡廷锴)副师长。二十年(1931)获四等宝鼎勋章。是年六月升第六十师中将师长。二十一年(1932)十月因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有功,获青天白日勋章。二十二年(1933)十一月“闽变”爆发,任福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(总司令蔡廷锴)第一军军长。闽变失败后回住香港。二十六年(1937)抗战军兴,出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,很少在军界活动。卅五年(1946)以后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,也曾任私立德业小学校长。197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香港,终年八十五岁。

二、区寿年中将

区寿年,字介眉,广东罗定县人。民国十年(1921)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第三营第十一连(连长蔡廷锴)文书上士,后升准尉特务长。十三年(1924)秋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(旅长陈铭枢)第二团第一营(营长蔡廷锴)第二连连长。十五年(1926)北伐,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(团长蔡廷锴)第一营营长。十六年(1927)秋任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。十八年(1929)三月部队缩编,任广东编遣区第三师(师长蒋光鼐)第七旅十三团团长。秋,任陆军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少将旅长。二十年(1931)二月获四等宝鼎勋章。夏,十九路军扩编一个师——陆军第七十八师,任中将师长。二十一年(1932)一月参加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战役有功,获青天白日勋章。二十二年(1933)十一月“闽变”联共反蒋时,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(总司令蔡廷锴)第三军

军长。闽变失败后赴德国留学年余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回国在广西任第四路军李宗仁部一七六师师长。二十八年（1939）任第四十八军军长。民三十一年夏，毕业于陆军大学特五期。三十二年（1943）升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。抗战胜利后1946年，改任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，获胜利勋章。1948年夏升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，辖整编第七十二师、第七十五师、新二十一旅。被人民解放军围困于豫东陈小楼、龙王店、铁佛寺等地，所部四万余人被击溃，区本人与沈澄年等师旅长均被俘。1950年被释放，遣回广东任民革委员及广州市政协委员，1958年病逝于广州。

三、谭启秀中将。

谭启秀，广东罗定县人。广东陆军将校团炮科出身。民国九年（1920）任粤军第二路（司令陈炯光）第三统领（团），辖三营。十四年（1925）五月任建国粤军第一师（师长林树巍）第二旅旅长。十八年（1929）任广东编遣区独立第二旅（旅长蔡廷锴）补充团团长（该团原系谭启秀任第十一军（军长陈铭枢）独立团团长时改编而成）。秋，任陆军第六十师一二〇旅二四〇团团长。二十年（1931）任陆军七十八师少将副师长，十二月获五等宝鼎勋章。二十一年（1932）一月参加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之役，旋兼吴淞要塞司令，后任十九路军补充旅旅长，由广东开赴福建。二十二年（1933）一月获青天白日勋章，后任援热先遣军第一旅旅长。夏，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，从湘南撤返福建，后升十九路军补充师中将师长。十一月“闽变”发

生，任福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蔡廷锴部第五军军长。二十三年（1934）一月，所部师长司徒非、赵一肩战败投降。闽变失败后，该补充师被撤销。春，随蔡廷锴赴欧美考察，余始返。二十七年（1938）三月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军参议，至三十年年底。抗战中在七战区余汉谋辖下在广东南路任第八游击区司令、第一区游击指挥官。抗战胜利后以中将军级退役。卅八年（1949）四月至八月任罗定县县长，旋病，逝于广州。

1988年6月7日写于香港

（作者是原国民党陆军中将，现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）

回忆蔡廷锴晚年生活片断

黄业麒

蔡廷锴将军出身行伍，起自田间，他为人廉明刚正，热爱祖国。淞沪抗战，名震中外，是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。我与蔡将军是小同乡，我在小学时代，他已是中外闻名的抗日名将了，我对他的高风亮节和民族气质，与当时一般爱国青年一样，十分景仰。他在乡里办学，培养青少年，对家乡父老关怀备至，修桥补路，泽及桑梓。家乡人民对蔡将军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蔡将军戎马倥偬。淞沪抗战后，出国考察，因此，我无缘随侍左右。建国后，蔡将军历任政府要职，常往北京，我有幸得常见到他。多年来的接触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他老人家的磊落胸怀和刚毅无私的高尚品德。

我与蔡将军重逢，是在一九四九年初。那时，我在报纸上看到民主人士到京的消息，其中有蔡将军的名字，即到他们的住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老人家。蔡将军见到我很高兴，当时我住在北京西城新街口，距北京饭店很远。他老人家坐车到我家来看望我的家人，并约我陪他到北京名胜去游览。后来，蔡夫人罗西欧来到北京，蔡将军又偕夫人来我家看望，从此，我们就时常见面了。老人家在政治上对晚辈非常关心，有一次他问我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，我答以没有，老人家即说：“我介绍你参加民革吧。”当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

后，即由蔡将军和林一元同志介绍参加了民革。不久民革中央机关急需工作人员，民革北京市筹委会推荐我和一部分同志到民革中央机关工作。他老人家得知我留在北京工作时，十分高兴，嘱我经常到家里来坐。此后，我便经常去看望老人家。当时蔡将军年近六十岁，但体壮力强，精力充沛，他在政务繁忙之余，见到我总是面带微笑，问这问那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……

春秋代序，转瞬间老人家逝世已廿年了。缅怀先贤，无限感慨。回忆蔡将军的音容笑貌，宛如昨日。仅就廿年来（1949——1968）随侍左右的耳闻目睹，记忆所及简记如下：

肝胆相照 忘我工作

建国以来，蔡将军历任政府要职，工作甚忙，会议繁多，还不断参加外事活动，出国工作……。每次他都是严肃认真地做好准备，热情奔放地投入工作，圆满地完成中央、政府分配给他的任务，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。

蔡将军对分内工作如上所述，对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，更是怀着诚挚关切的心情，热切盼望国家富强起来。他最关心的是工农业生产、教育事业的普及等工作。

每年政府都安排领导同志在盛夏期间到各地参观、疗养，借此使这些领导同志利用简短时间，充分休息一下。而蔡将军每次疗养时总是利用它来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，了解农民疾苦。我随从他几次外出都是如此。如一九六三年去广东参观视察时，专程参观了湛江码头、茂名炼油厂。一九六

一年去承德避暑时，看了当地的丝绸厂、工具厂。当他知道这两个小厂生产的丝绸、钳子远销国外时，他非常高兴地说：“这样小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出口换取外汇，是不简单的，全国能够多有这样的厂子就好了。”他还深入到承德郊区的农业生产队访问，了解农民的生产、生活情况、并谆谆嘱咐当地农民除了种好田外，要多搞些家庭副业，养鸡、养猪，才能慢慢地改善生活。

蔡将军对教育事业的关注，是众所周知的。他除了在家乡捐资办学外，每有机会，总是深入到学校具体了解办学情况。如他在广东中山县翠亨村参观了孙文中学，当校长告诉他，学校认真实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时，他很满意，并诚挚地对校长讲：“这样很好，希望能坚持下去。”

我随他外出的几次，他都让我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有时还连同他的建议和意见，让我整理出来，送给有关部门参考。

蔡将军对国计民生十分关注，对国家经济开支也是很注意的。如他曾对政府每年举行的“国宴”有看法，认为太丰富豪华，近乎奢侈了。他说：“这样的一餐饭，足够农民一年粮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不明白。”他对我国当时援外过多，数字过大，有意见。他认为：“我们国家还不富裕，适当地援助些是可以的，但这样地慷慨，是不必要的。”这些想法他都是对国家高级领导提过意见后，才告诉我的。

以上说明蔡将军一生忧国忧民，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

济，肝胆相照，晚年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而欢欣鼓舞，并竭尽心力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风雨同舟 和衷共济

郭沫若同志曾赠诗并亲自写成条幅送给蔡将军。记得是：“我与将军俱属龙，甘拜人民在下风，愿飞在天作霖雨，愿见在田利闾农。龙今乃是**中国魂**，龙今不是帝王虫。……自古有言龙善变，摇身变作小儿童，学习学习再学习，为民服务今发蒙。金鳞银角耀光彩，柱石□□务农官，吐将热血火焰保持万古红。贤初将军同生于壬辰而长余数月，旧言壬辰之为属龙，因赋《火龙吟》以赠之，一九四九年元月后五日郭沫若。”这几句可以说是对蔡将军的写照。这条幅就挂在蔡将军客厅正面墙上。可惜十年动乱中已遗失了。

蔡将军出身贫农，家境寒苦，只读了两年私塾。但他却写出了《蔡廷锴自传》这部很有历史价值的书。他在晚年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每日早晚阅读中央文件，深入领会文件精神，融会贯通，身体力行，与共产党风雨同舟，和衷共济。在国家有困难时，他不但以身作则，安于当时生活条件，并对身边的人，对晚辈亲友，利用聊天的时间，循循善诱，宣传党的政策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生活日用品十分紧张，他总是说明国家暂时有困难，大家应该克服一下，并对比旧中国老百姓生活困苦情景，经常讲自己幼年的贫苦生活，以此激励子孙晚辈。他经常说：“一个人要努力奋斗，学好知识，为国家民族出力，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，不受外来欺侮，作一个创业的人，自

已闯出路来，不要埋怨这，挑剔那，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嘛！”他老人家常常问我：“家乡有人来吗？现在农民每天是否还食两餐稀粥呢？”当他得知可以吃干饭时，便欣慰地笑了。他告诫我说：“别以为这是平常的事，要知道这在旧社会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啊！”他一方面体念国家当时的困难，立场坚定，不愿人们有埋怨情绪，另一方面，内心却非常关心群众生活，尽他力所能及，照顾一些亲朋晚辈。如他老人家一直保持农民本色，在庭院内种瓜、菜，养鸡。他种的瓜长得非常大，在三年困难时，常送给我家一些瓜、菜。有一次体委送给他一些黄羊肉，他还让人分送给我。当时我的孩子尚小，他说：“大人不要紧，小孩子要有些营养才好。”在当时，这是很难得的东西，事情虽小，却说明了老人家对晚辈的关怀。

坚持原则 严守国家机密

蔡将军是政府高级首长，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，他坚持原则，严守国家机密。在政策未公开前，从不随便谈论。他很注重了解民间疾苦，特别是家乡的发展，变化。有时，我因工作忙，有几天没去，他就会问夫人罗西欧，“业麒有什么事啊，怎么好几天没来了？”我们闲聊的范围很广，但对政府尚未公布的方针政策，他从来避口不谈。如抗美援朝前夕，关于我国派遣志愿军问题，是举国上下最关心的问题，当时“恐美”心理在部分人们心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，都想早一点知道我国是否出兵的消息。蔡将军接连几天参加中央会议，看得出，当时他的心情也比较沉重。出于对

国家大事的关心，有时我们谈到这一话题，他立即避开。又如与美断交问题，他守口如瓶，从不议论。诸如此类国家大事，他一贯严守机密，不仅对接近他的熟人，就连家属，据我所知，也是从不泄露的，

严于律己 不谋私利

蔡将军生活简朴，衣着随便。我只见他在一次出国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时，做过一套中山装。总之他虽经常出国和参加国内外的外事活动，但很少做新衣服，一日三餐也很简单。他住在石碑胡同时，只有一个小庭院，房间也不宽绰，但他从不与和他同等身份的人比高低。有一次在闲谈中，他笑着说：“我们算是小康之家了。”怡然自得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他老人家有时对我讲起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他说：

“一个人一生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，不要忘记过去，在事业上要永远进取，为人民、为世界做些有益的事，才是一个有志气的人。”

蔡将军是国家领导人之一，他从不搞特权，不谋私利，不许家人用他的专车，不为子孙、晚辈、同乡、部下解决私人问题。他最喜欢的子孙中，要算长孙蔡醒民了。醒民在祖父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虽尚未成年，已颇有祖父风度。他勤奋读书，衣着朴素，待人彬彬有礼，没有高干子弟的傲气。在他结婚时，蔡将军一本过去节俭原则，不摆酒请客，不通知亲友，只是男女双方家长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，朋友中只有我和我爱人苏彤被通知参加醒民的婚礼。当他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时，老人家的孙辈已陆续

外出求学，子女也不经常在身边。我们均认为老人家已这么大年纪了，身边只有这个孙儿，又是最喜欢的，应该留在北京，照顾他老人家，这种情况只要和有关单位讲一下，是完全可以分回北京的。我们因知他老人家脾气，不敢直言，曾婉转地劝过他，果然，立即遭到老人家的反对。他严肃地说：“我一生从不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，第二代我都不管，第三代更不应该给政府添麻烦了。我的身体也还健康，何必守着我呢？我们国家现在能够独立自主，不受外国欺侮，得来是不容易的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，大学生要成为国家有用之材，应该到外边去锻炼，开阔眼界，增长本领，为国家民族去奋斗才是。”

当时醒民也感到祖父年老，家中乏人照料，特别需要精神上的慰藉——天伦之乐，恐怕时间长了，老人会感到寂寞，但他更了解祖父的性格，虽然内心可能会有些牵挂，却没有多言，服从分配，到外地工作去了。他老人家内心并非不想念孙儿，有时和我闲谈时，也曾流露出来，但却从不改变他的主张。醒民在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下，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坚毅刚直的性格，是和老人家的教育分不开的。

蔡将军对儿孙如此，对老部下、同乡、晚辈也是如此，在政治上、生活上是非常关心的，但在个人名利、地位上，是从不特殊照顾，从不违反原则为之讲话的。

衷心拥护党的领导 始终不渝

他曾和我谈到他的半生戎马生涯，一腔爱国热忱，也曾冥思苦想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事实告诉他，只有共产党

才能救中国，因此他坚定地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对党的重大方针，衷心地相信、拥护。众所周知，建国以来，运动频繁，在有些具体问题上，老人家是有看法的，但他认为有些缺点是难免的，一个人一生都不能避免犯过错，何况这样一个大国呢？在相信党的政策的基础上，他老人家在历次运动中，都是出于内心的拥护，积极参加。他的亲友中，也有的受到冲击，甚至比较严重的打击，他老人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，人民的立场，来对待这些问题的。如土改中，他的弟弟被划为地主，老人家立即写信告诉家人，令其服从政府法令，认真改造，并主动寄钱给他的弟弟，要他积极退赔。

土改时，我参加了工作队，被派往湖南桃源地区参加土改工作。临行时蔡将军谆谆嘱咐我一定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积极工作，不要犯错误。

当然，在某些运动中，他也有过迷惑，如反右运动中，许多民主人士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他很不理解，曾对我讲：“这些人都是这么坏吗？他们原来是靠拢共产党，是革命的、爱国的呀，为什么现在变成‘反革命’呢？我很不明白。”当时他老人家的表情是很迷惘的，对某些人被打成“右派”也深为惋惜。每当我们对某些政策不理解，谈来谈去不得要领时，老人家总是说：“共产党的政策是很高深的，我们马列主义学得不够，因此有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完全理解的，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坚信，共产党是为劳苦人民谋利益的，是大公无私的。”蔡将军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党、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会强盛起来的，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and 希望。

“文革”开始时，老人家一如既往，积极参加运动，让我代他拟了一个“自我批评，接受改造”的稿，亲自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并亲自送到民革机关贴在墙上。不久“红卫兵”搞破“四旧”，抄家，打砸抢相继而来，老人家很气愤，但他仍然认为是短时间的错误，很快会被纠正的。以后，“运动”愈演愈烈，自刘少奇主席以下的一些老帅，如贺龙同志等相继遭到迫害，老人家从此陷入忧郁、迷惘之中。这时，他已七十四高龄，身体已不太好，但仍非常关心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。当时我虽知周总理已派人到蔡将军家保护，心里稍安，但不知是否允许别人进门，不敢冒然去看他老人家。一天，我正在民革值班，蔡将军派警卫员来找我，说老人家很寂寞，让我去家里坐坐。于是，在这段时间，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和老人家聊天。他要我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，当他听后，常常是一声长叹，默默不语，看得出他老人家心情沉重，看得出老人家一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凋焉而自伤。他反复地讲：“运动快过去了吧？这样的形势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啊！”他好象是问我，又象是自言自语，看得出老人家是坚信党能够克服困难，扭转当时动乱的局面的。老人家就是这样殷切期待、盼望着“运动”早日结束，充满他一贯认为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信心，而默默地离开了我们的。

蔡将军逝世已经廿年了，但他热爱祖国的浩然正气，严以律己，坚持原则的高尚精神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，成为后人的楷模。

1988年5月写于北京

周恩来同志给蔡廷锴的一封信（转载）

各方一致合作向所信迈进

——致蔡廷锴

（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）

贤初先生惠鉴：

久违教范，驰想时殷。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，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，而前途曲折，困难尚多。目前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，造成东北问题解决之困难，全国内战之危机严重存在，人民权利自由到处遭受极大之摧残。扭转危局，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，实为当前之急务。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，力挽狂澜，举国瞩目。恩来与敌党代表团已于五月三日迁抵南京。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，在先生指导下，民主浪潮蓬勃发展，无任欢腾。今日华南反独裁反内战、民主和平之事业，端赖各方一致合作，向所信迈进。想桂粤往日十九路旧友反独裁志士，必能在先生领导下更增团结也。恩来现寓国府路梅园新村十七号，尚祈不时赐教，以匡不逮，无任感禱。

专白。祇颂

时绥！

周恩来敬启

五月二十三日

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底稿刊印

转载自 1988·3·4 《人民政协报》第一版

忆潘宗英先生

区映寰

解放战争时期，罗定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显著效果。进步人士、开明士绅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，普遍同情、支持。原十九路军系统的许多人对游击队的支持尤大，其中潘宗英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。

潘宗英，罗定县罗镜圩人，生于一九〇二年。年青时，在广东高师附中毕业。一九二六年在罗定县城工作时，与中国共产党罗定领导人李芳春过从颇密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，他离开罗定。后来他参加十九路军，先后任上尉军需，少校军械科长，中校军械处长等职。曾参加过一九三二年的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和一九三三年冬的福建事变。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当时他在区寿年的一七六师任少校译电员。九月，随一七六师开赴上海，参加上海会战。上海、南京沦陷后，一九三八年，随部队到安徽。一九四一年区寿年被撤去军长职务，离开安徽。一九四二年回乡赋闲。一九四六年，由蔡廷锴介绍，曾任罗镜乡长。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，加上青壮年时期的经历，使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开明。一九四七年罗定党组织恢复活动后，在统战工作方面，决定以十九路军旧部为重要对象，而潘宗英则是重点人物。

对潘宗英的统战工作是从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的。这年